



翻 譯 小 文 庫

第 五 種

白 甲 騎 兵

瑪 爾 格 里 特 等 著

羅 淑 譯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刊

翻譯小文庫

第五種

瑪爾格里特等著

羅淑譯

白
甲
騎
兵

目次

白甲騎兵·····	一
決 心·····	二一
耶穌降生的槽邊的牛和驢子·····	三五
棺材商人·····	八一
貝多芬的筆談(附錄)·····	一〇三

後記(巴金).....

白甲騎兵

法國P瑪爾格里特作

保羅·瑪爾格里特(Paul Marguerite 1830-1918)最早和他的兄弟

維克多爾合著了不少的關於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及巴黎公社的小說，後來各自獨著的也不少，批評家認為他的筆調比他兄弟的還要明晰流暢，他在早年曾受託爾斯泰的影響；哪怕他反對過左拉的自然主義，但他的心理分析小說和社會小說裏仍舊帶些自然主義的色彩，好像 *La Force des Choses*

La Tourmente 等。這篇是從他短篇小說集 *Le Cuirassier Blanc* 裏面譯出來的，自然不足以代表他的作品，但是他幼年時期親身經歷的一段事實的回憶，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兩個互仇的民族在個人接觸時的心理，使人想到隔絕人類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這是戰後第二個夏天。德國還佔據着法國的東部。在一些村子裏我們看見駐紮着穿黑制服的普魯士人，車站的月台上却是穿藍制服，戴着有絨飾頭盔的巴衛耶爾人的守衛。

我到了十三歲了，我想像還是被一些悲慘的事件的打擊擾害着：最先是戰爭和巴黎公社的恐怖，我們父親的死亡；其次是我

的在阿爾惹●一個村莊的花園裏，在日光中自由生長起來的夢一般幸福的童年喪失，而現在的年華却在弗勒施●的布里達米軍官學校，收容軍官子弟的學校裏的陰森黑暗中顯得黯淡了，我穿的就是這學校的軍服，我是一個長得太快的，笨拙的中學生。

在鄉下，阿底宜附近，聖·郎伯爾別墅的主人，保羅·D的朋友家中所過的八月的假期是異常愁慘的！若是不說艱苦備嘗的日子，又說什麼呢？我們有時也把口閉住，像給過重的威力壓制住了似的，於是，悠長地，從眼光裏暗暗作心事。我往往在那寡婦的披

● 法國在非洲的殖民地。——譯者。

● 法國軍官子弟學校所在的城名。——譯者。

紗下面看見我母親的被眼淚浸洗着的微笑，看着她一苦惱，我們的主人們總是知趣地嘆息着把頭掉開。

天是那樣的澄碧，一個令人欣喜的夏天的麥穗已成熟了，樹木的青綠和金黃的色彩，各種田野的花白白地誇耀着牠們繁榮的精神，對於我却毫無興味，一種莫明其妙的愁煩妨害了我的躍進和生活的本能。我覺得緊連着邊境，曾經戰鬥和互殺過的阿爾得納這塊地上有着死意。死呵！它隱隱地，可怕地在這些以前曾經大炮的車輪碾壓，給兵隊踐踏，佈滿了子彈和蒸發着屍氣，如今又開了花的田野，重新發綠的樹林上面飛翔了！

我把這些事想得過甚了。它們在白天以一種黯淡的幻夢的

氛圍，在夜晚以一些焦灼的思慮包圍着我；所有生長在這混亂時期發育不完全的兒童，由此在心裏得到一種間歇熱；所以我們的小說的時代是陰鬱的。

保羅·D是個極好的人，他時常因為我這個不知道玩耍的小孩兒的自感飄零和憂鬱的樣子而加以憐惜。於是他叫我騎在他的，高大的馬上，帶我在附近的農莊上去，因為他是自己耕種他的田的。

我歡喜他，因他老是對我講我的父親；他是他的最後辰光的朋友。當他聽見他受了傷，他就趕到塞當去，他親眼看見他死，他從塞當到比國的波覽別墅，受傷的人落了他最後一口氣的地方，陪

伴了他六天，看着他臨終的痛苦。

這些誠懇的照顧和對於這紀念上他所懷着的深情，在我眼光中造成保羅·D的極大的威信；他使我對他比恭敬更甚：我也佩服他，孩童期是本能地傾向於仁愛的精神的。凡是他所有的都使我歡喜：他的誠摯的目光，他的體力，他的激昂的正氣，這種像一匹良馬竭一身的全力發散出來的熱情。

多少次數我見他因為回憶到我們的失敗是多麼奮激啊！看見德國人還佔領着我們的國土，他的臉色變得蒼白。在大戰期中，他們曾經強佔過他的別墅，睡在他的床上，喝了地窖裏的酒：普魯士王把聖·郎伯爾作為司令部。常常，在經過鄉下時，想不要碰見

演習的普魯士兵，我們總是繞大圈子走。記得有一天，在一個村子裏，我們碰見了一列步兵的散隊，隊伍後面的行列隔斷了，要想勒轉馬頭已經來不及，但至少可以趕快走過。

『快跑！』保羅·D說。

在那條有兵器相擊聲的乾燥的路上，我們昂着頭，放開闊大而高傲的步度，又迅速又凶猛地衝了過去，驚得那些步兵只有閃出隊伍來讓路的時間。其中一個沒有移動，就給撞倒了。

『跑呀！跑呀！』保羅·D重複的說。他的目光變得猙獰起來，並且我知道倘若把普魯士人踹死了他也是不會抱歉的。我們的旁若無人的舉動觸惱了騎在馬上的指揮官，因為沒一會功夫過

後，他就騎着馬追到我們後面來了。聽見這追趕的聲音，我們的牲口給撩怒了，把鼻尖高仰起來；但是保羅·D使牠們恢復了原來的步度，要不顯出逃奔的樣子，命令道：

『單是跑就行哪！』

軍官由於自尊心的原故，打算不用大跑就把我們趕上。這是延續了幾分鐘的馬賽，後來，我見保羅·D輕蔑地回轉頭，遙望着隔得遠遠的軍官，他這時正在狂奔，馬肚幾乎貼了地，他的身子傾斜在馬頸上。

『慢慢走！』D於是說。只消看他緊繃着的眉頭和咬緊着的牙齒，我就預料到一種可能的衝突。老實說我真駭怕，但不是替他

擔心他的驕傲的態度鼓舞了我，我覺得我也像一個成年人般的勇敢。僥倖德國人思索了一下，看見有人在等待他，他立地就打回轉了。

又有一次……

爲了什麼事我同保羅·D那天要搭火車到勒特列去呢？我簡直想不起來了……但我却很清楚地記得我們把所有的登車梯子都跑到了，把車廂的門推開後立刻又關上，裏面塞滿了穿制服的普魯士人。沒有一個車廂是單爲法國人的！

『上車呀，先生們，上車呀！』

火車開動了，保羅·D把我推到一等車裏去，無意中，落在一片青藍色的烟霧裏，透過這層烟霧，在角落上，顯現出三個柏林隊的軍官，他們正在抽着大支的雪茄烟，正對着我們，是一個魁梧的白甲騎兵。他很恭敬地把手舉在帽沿上給我們敬禮，使我們也不得不給他回禮。那三個柏林人呢，他們却沒有動。用皮帶緊緊裹在他們的黑制服裏，在飾有紅線條的平頂軍帽下板起他們的可厭的臉孔：灰褐色的八字鬚，粗暴的藍眼睛。其中有一個戴了眼鏡。他們傲然地繼續着抽煙。

騎兵善意地瞧着我們，像一個預備要想攀談的人的神氣；他差不多是在對我微笑了，也許是看我穿的布里達米的制服感到

了興趣吧，在這套制服裏，不知道由於怎樣幼稚而又沉痛的驕傲，因是被敵人殺害了的軍人的兒子，因是要復仇的未來的軍人，我挺直了我本來脆弱的身軀。

這位金髮巨人的模樣非常和藹。可以說他穿的呢料是和雪製成的一樣；在他像盾狀般凸起的胸上飄拂着一部和他的帽線與高級軍官徽章同樣黃金色的鬚曲的鬚鬚。他那統子很高，並嵌有鍍銀環子的拍車的馬靴閃耀着黑漆的光芒。他帶一股西浦爾酒的氣味。他的有力的手收拾得極清爽，左手無名指上戴着結婚戒指。或者他已經有幾個和我同樣年齡的孩子吧，所有這些觀察，我從雜亂中把它們分別清楚，哪怕有那種隱隱的怨恨使我對一

切的普魯士人都作如是想：『殺死我的父親的也許就是他吧！』我很明白不能把這一個人當做我的敵人。並且這使得我屈服了，他的慈父般的眼光壓住了我的感情。

車廂裏充滿了叫人窒息的煙氣。保羅·D決然地打開了玻璃窗，眼睛瞪着吸煙的人，從衣袋裏取出捲煙，選了一支，神色好像是要說這樣的話：『我也有抽的權利吧，我想？』

但是他感到沒有帶自來火，騎兵看出他的不耐煩來，十分親切地把一個金屬的打火機遞給他，D略爲遲疑一下，點燃了火，點點頭，却不做一聲。繼後金髮的巨人又從一個雕花的煙盒裏取出一支雪茄，這回却是保羅·D把他的煙灰抖掉遞火給他的。這個